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

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吃了飯，伏侍盥漱畢，方往探春處來。只見院中寂靜，只有丫鬢婆子，一個個都站在窗外聽候。平兒進入廳中，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議些家務，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，他家花園中事故。見他來了，探春便命他腳踏坐，因說道：「我想的事，不為別的，只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，又是二兩的事。我想僱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，丫頭們又另有月錢，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？這事雖小，錢有限，看起來也不妥當，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有個原故。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，自然該有分例，每月每處買辦買了，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，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，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著錢，找人買這些去的。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，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給我們。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，原不是為買這些的；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，或不在家，或不得閒，姑娘們偶而要個錢使，省得找人去；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的意思。如今我冷眼看著，各屋裡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，竟有了一半子。我就疑惑，不是買辦脫了空，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。」探春李紈都笑道：「你也留心看出來了？脫空是沒有的，只是遲些日子。催急了，不知那裡弄些來，不過是個名兒，其實使不得，依然還得現買。就用二兩銀子，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，方纔使得。要使官中的人去，依然是那一樣的，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？」平兒便笑道：「買辦買的是那東西，別人買了好的來，買辦的也不依他，又說他使壞心，要奪他的買辦。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裡頭，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。要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，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因此，我心裡不自在。饒費了兩起錢，東西又白丟一半，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為是。此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：年裡往賴大家去，你也去的，你看他那小園子，比僱們這個如何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還沒有僱們這一半大，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，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，吃的筍菜魚蝦，一年還有人包了去，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。從那日，我纔知道，一個破荷葉，一根枯草根子，都是值錢的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真真膏粱紈袴之談！你們雖是千金，原不知道這些事，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，識過字的，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《不自棄》的文麼？」探春笑道：「雖也看過，不過是勉人自勵，虛比浮詞，那裡真是有的？」寶釵道：「朱子都行了虛比浮詞了？那句句都是有的。你纔辦了兩天事，就利慾薰心，把朱子都看虛浮了。你再出去，見了那些利弊大事，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！」探春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通人，竟沒看見姬子書？當日姬子有云：『登利祿之場，處運籌之界者，窮堯舜之詞，背孔孟之道……』」寶釵笑道：「底下一句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如今斷章取義；念出底下一句，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，既可用，便值錢。難為你是一個聰明人，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叫人家來了，又不說正事，你們且對講學問！」寶釵道：「學問中便是正事。若不拿學問提著，便都流入市俗去了。」

三人取笑了一回，便仍談正事。探春又接說道：「僱們這個園子，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。加一倍算起來，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。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，自然小氣，不是僱們這樣人家的事；若不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，既有許多值錢的東西，任人作踐了，也似乎暴殄天物。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，揀出幾個老成本分，能知園圍的，派他們收拾料理。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，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。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，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，也不用臨時忙亂；二則也不致作踐，白辜負了東西；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，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；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，山子匠，並打掃人等的工費。將此有餘以補不足，未為不可。」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，聽如此說，便點頭笑道：「善哉！三年之內，無饑饉矣。」李紈道：「好主意！果然這麼行，太太必喜歡。省錢事小，園子有人打掃，專司其職，又許他去賣錢，使之以權，動之以利，再無不盡職的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件事，須得姑娘說出來。我們奶奶雖有此心，未必好出口。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著，不能多弄些玩意兒陪襯，反叫人去監管修理，圖省錢，——這話斷不好出口。」

寶釵忙走過來，摸著他的臉，笑道：「你張開嘴，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。從早起來到這會子，你說了這些話，一套一個樣子，也不奉承三姑娘，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。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，你就有一套話回奉。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，你們奶奶也想到了，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。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，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。你們想想這話。要果真交給人弄錢去的，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，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。姑娘們分中，自然是不敢講究，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。他這遠愁近慮，不抗不卑，他們奶奶就不是和僱們好，聽他這一番話，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早起一肚子氣，聽他來了，忽然想起他主子來：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，我見了他更生氣了。誰知他來了，避貓鼠兒似的，站了半日，怪可憐的，接著又說了那些話。不說他主子待我好，倒說『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！』這一句話，不但沒了氣，我倒愧了，又傷起心來。我細想，我一個女孩兒家，自己還鬧得沒人疼，沒人顧的，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！」口內說到這裡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

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，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，在王夫人跟前，亦為趙姨娘所累，也都不免流下淚來，都忙勸他：「趁今日清淨，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，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。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？」平兒忙道：「我已明白了。姑娘說誰好，竟一派人就完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兒。我們這裡搜剔小利，已經不當，——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，我纔這樣行；若是糊塗，多歪多妒的，我也不肯；倒像抓他的乖兒似的。豈可不商議了行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去告訴一聲兒。」說著，去了。半日方回來，笑道：「我說是白走一趟。這樣好事，奶奶豈有不依的！」

探春聽了，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，大家參度，大概定了幾個人。又將他們一齊傳來，李紈大概告訴給他們。眾人聽了，無不願意。也有說：「那片竹子單交給我，一年工夫，明年又是一片。除了家裡吃的筍，一年還可交些錢糧。」這一個說：「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，這些玩的大小雀鳥的糧食，不必動官中錢糧，我還可以交錢糧。」

探春纔要說話，人回：「大夫來了，進園瞧史姑娘去。」眾婆子只得去領大夫。平兒忙說：「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。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兒，帶進大夫來？」回事的那人說：「有吳大娘和單大娘，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。」平兒聽說，方罷了。

眾婆子去後，探春問寶釵如何。寶釵笑答道：「幸於始者怠於終，善其辭者嗜其利。」探春聽了，點頭稱讚，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。平兒忙去取筆硯來。他三人說道：「這一個老祝媽，是個妥當的，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，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。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。這一個老田媽，本是種莊家的，稻香村一帶，凡有菜蔬稻稗之類，雖是玩意兒，不必認真大治大耕，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，豈不更好？」探春又笑道：「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，竟沒有出息之物！」李紈忙笑道：「蘅蕪院裡更利害！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，都不是這些東西？算起來，比別的利息更大！怡紅院別說別的，單只說春夏兩季的玫瑰花，共下多少花朵兒？還有一帶籬笆上的薔薇、月季、寶相、金銀花、藤花：這幾色草花，乾了賣到茶葉鋪、藥鋪去，也值好些錢。」探春笑著點頭兒，又道：「只是弄香草沒有在行的人。」平兒忙笑道：「跟寶姑娘的鶯兒，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。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，編成花籃、葫蘆，給我玩呢。姑娘倒忘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纔讚你，你倒來捉弄我了。」三人都詫異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寶釵道：「斷斷使不得。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，一個個閒著沒事辦，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，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。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。怡紅院有個老葉媽，他就是焙茗的娘。那是個誠實老人家。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。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，他有不知的，不必僱們說給他，就找鶯兒的娘去商量的。那怕葉媽全不管，竟交與那一個，這是他們私情兒，有人說閒話，也就怨不到僱們身上。如此一行，你們辦的又公道，於事又妥當。」李紈平兒都道：「很是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雖如此，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不相干。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，請吃飯吃酒，兩家和厚的很呢。」

探春聽了方罷了。又共斟酌出幾個人來，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，用筆圈出。

一時，婆子們來回：「大夫已去。」將藥方送上去。三人看了，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，監派調服；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：某人管某處，按四季，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，餘者任憑你們採取去取利，年終算賬。探春笑道：「我又想起一件事：若年終算賬，歸錢時，自然歸到賬房，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，還在他們手心裡，又剝一層皮。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件事，派了你們，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，心裡有氣，只說不出來，你們年終去歸賬，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？再者，這一年間，管什麼的，主子有一全分，他們就得半分：這是每常的舊規，人所共知的。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，竟別人他們的手，每年歸賬，竟歸到裡頭來纔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依我說，裡頭也不用歸賬，這個多了，那個少了，倒多了事。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，他就攬一宗事去。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。我替你們算出來了，有限的幾宗事：不過是頭油、胭脂、香紙，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；再者，各處茗帚、簸箕、擲子並大小禽鳥、鹿、兔吃的糧食。不過這幾樣，都是他們包了去，不用賬房去領錢。你算算，就省下多少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幾宗雖小，一年通共算了，也省的下四百多銀子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卻又來！一年四百，二年八百兩。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，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。雖然還有數餘，但他們既辛苦了一年，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。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，然也不可太過。要再省上二三百銀子，失了大體統也不像。所以這麼一行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，也不覺的很艱奮了；他們裡頭卻也得些小補；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；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；就是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；這庶幾不失大體。若一味要省時，那裡搜尋不出幾個錢來？凡有些餘利的，一概入了官中，那時裡外怨聲載道，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？如今這園裡幾個老媽媽們，若只給了這個，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。我纔說的：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，也未免太寬裕了。一年竟除這個之外，他每人，不論有餘無餘，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，大家湊齊，單數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。他們雖不料理這些，卻日夜也都在園中照料。當差之人，關門閉戶，起早睡晚，大雨大雪，姑娘們出入，抬轎子，撐船，拉冰床，一應粗重活計，都是他們的差使。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，這園內既有出息，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。——還有一句至小的話，越發說破了：你們只顧了自己寬裕，不分與他們些，他們雖不敢明怨，心裡卻都不服，只用『假公濟私』的，多摘你們幾個果子，多掐幾枝花兒，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。他們也沾帶些利息，你們有照顧不到的，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。」

眾婆子聽了這個議論，又去了帳房受轄制，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，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，各各歡喜異常，都齊聲說：「願意！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著，還得拿出錢來呢！」那不得管地的，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，更都喜歡起來，口內說：「他們辛苦收拾，是該剩些錢粘補的；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媽媽們也別推辭了，這原是分內應當的。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，別躲懶，縱放人吃酒賭錢，就是了；不然，我也不該管這事。你們也知道，我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，說，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，別的姑娘又小，託我照看看。我若不依，分明是叫姨娘操心。我們太太又多病，家務也忙，我原是個閒人，就是街坊鄰舍，也要幫個忙兒，何況是姨娘託我？講不起眾人嫌我。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，那時酒醉賭輸，再生出事來，我怎麼見姨娘？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，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。這些姑娘們，這麼一所大花園子，都是你們照管著，皆因看的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，最是循規蹈矩，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。你們反縱放別人，任意吃酒賭博。姨娘聽見了，教訓一場猶可；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，他們也不用回姨娘，竟教導你們一場，你們這年反受了小的教訓。雖是他們是管家，管的著你們，何如自己存些體面，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？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，也為的是大家齊心，把這園裡周全得謹謹慎慎的，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，且不用他們操心，他們心裡豈不敬服？也不枉替你們籌畫些進益了。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。」眾人都歡喜說：「姑娘說的很是。從此，姑娘奶奶只管放心。姑娘奶奶這麼疼顧我們，我們再要不體上情，天地也不容了！」

剛說著，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，說：「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，今日進宮朝賀，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。」說著，便將禮單送上去。探春接了，看道是：「上用的粧緞蟒緞□二疋。上用雜色緞□二疋。上用各色紗□二疋。上用宮綢□二疋。宮用各色緞紗綢綾二□四疋。」李紈探春看過，說：「用上等封兒賞他。」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。賈母命人叫李紈、探春、寶釵等都過來，將禮物看了。李紈收過一邊，吩咐內庫上人說：「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。」賈母因說：「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，上等封兒賞男人，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，預備下尺頭。」

一語未了，果然人回：「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。」賈母聽了，忙命人帶進來。那四個人都是四□往上年紀，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。請安問好畢，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腳踏來。他四人謝了坐，等著寶釵等坐了，方都坐下。賈母便問：「多早晚進京的？」四人忙起身回說：「昨兒進的京。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，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，問候姑娘們。」賈母笑問道：「這些年沒進京，也不想到就來。」四人也都笑回說：「正是。今年是奉旨喚進京的。」賈母問道：「家眷都來了？」四人回說：「老太太和哥兒，兩位小姐，並別位太太，都沒來，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有人家沒有？」四人道：「還沒有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，這兩家，都和我們家甚好。」四人笑道：「正是。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，全虧府上照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什麼『照看』？原是世交，又是老親，原應當的。你們二姑娘更好，不自尊大，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。」四人笑道：「這是老太太過謙了。」

賈母又問：「你這哥兒，也跟著你們老太太？」四人回說：「也跟著老太太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幾歲了？」又問：「上學不曾？」四人說說：「今年□三歲。因長的齊整，老太太很疼，自幼淘氣異常，天天逃學，老爺太太也不便□分管教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？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？」四人道：「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，他又生的白，老太太便叫作寶玉。」賈母笑向李紈道：「偏也叫個寶玉！」李紈等忙欠身笑道：「從古至今，同時隔代，重名的很多。」四人也笑道：「起了這小名兒之後，我們上下都疑惑，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像曾有一個的，只是這□來年沒進京來，卻記不真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那就是我的孫子。——一人來。」眾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，走近幾步。賈母笑道：「園裡把偌們的寶玉叫了來，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，比他們的寶玉如何。」

眾媳婦聽了，忙去了，半刻，圍了寶玉進來。四人一見，忙起身笑道：「嚇了我們一跳！要是我們不進府來，倘若別處遇見，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寶玉也笑問個好。賈母笑道：「比你們的長的如何？」李紈等笑道：「四位媽媽纔一說，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那有這樣巧事？大家子孩子們，再養的嬌嫩，除了臉上有殘疾，□分醜的，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，這也沒有什麼怪處。」四人笑道：「如今看來，模樣是一樣，據老太太說，淘氣也一樣。我們看來，這位哥兒，性情卻比我們的好些。」賈母忙笑問：「怎麼？」四人笑道：「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，便知道了。若是我們那一位，只說我們糊塗。慢說拉手，他的東西，我們略動一動，也不依。所使喚的人，都是女孩子們。」

四人未說完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。賈母也笑道：「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，若拉他的手，他也自然勉強忍耐著。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，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，見了外人，必是要選出正經禮數來的。若他不選正經禮數，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。就是大人溺愛的，也因為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；二則為人行禮數，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周到，使人見了可愛可憐，背地裡所以纔縱他一點子。若一味他只管沒沒沒外，不給大人爭光，憑他生的怎樣，也是該打死的。」

四人聽了，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這話正是。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，有時見了客，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，所以無人見了不愛，只說：為什麼還打他？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，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，想不到的事偏會行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。就是任性，也是小孩子的常情；胡亂花費，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；怕上學，也是小孩子的常情：都還治的過來。第一，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？」

一語未了，人回：「太太回來了。」王夫人進來問過安。他四人請了安，大概說了兩句。賈母便命：「歇歇去罷。」王夫人親

捧過茶，方退出去。四人告辭了賈母，便往王夫人處來，說了一會子家務，打發他們回去。不必細說。

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：也有一個寶玉，也都一般行景。眾人都想著：天下的世宦大家，同名的這也很多，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，不是什麼罕事，皆不介意。獨寶玉是個迂闊馱公子的天性，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。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，湘雲因說他：「你放心罷。先還『單絲不成線，獨樹不成林』；如今有了個對子了，鬧利害了，再打急了，你好逃到南京找那個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那裡的謊話，你也信了？偏又有個寶玉了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列國有個蘭相如，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偏又模樣兒也一樣，這也是有的事嗎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匡人看見孔子，只當是陽貨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孔子陽貨雖同貌，卻不同名；蘭與司馬雖同名，而又不同貌：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？」湘雲沒了話答對，因笑道：「你只會胡攪，我也不和你分證。有也罷，沒也罷，與我無干。」說著，便睡下了。

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：「若說必無，也似必有；若說必有，又並無目睹。」心中悶悶，回至房中榻上，默默盤算，不覺昏昏睡去，竟到一座花園之內。寶玉詫異道：「除了我們大觀園，竟又有這一個園子？」正疑惑間，忽然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，都是丫鬟。寶玉又詫異道：「除了鴛鴦、襲人、平兒之外，也竟還有這一干人？」只見那些丫鬟笑道：「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？」寶玉只當是說他，忙來陪笑說道：「因我偶步到此，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。姐姐們帶我逛逛。」眾丫鬟都笑道：「原來不是僑們家的寶玉！他生的也還乾淨，嘴兒也倒乖覺。」

寶玉聽了，忙道：「姐姐們這裡，也竟還有個寶玉！」丫鬟們忙道：「『寶玉』二字，我們家是奉老太太、太太之命，為保佑他延年消災，我們叫他，他聽見喜歡；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廝，也亂叫起來！仔細你的臭肉，不打爛了你的！」又一個丫鬟笑道：「僑們快走罷，別叫寶玉看見。」又說：「同這臭小子說了話，把僑們薰臭了！」說著，一徑去了。

寶玉納悶道：「從來沒有人如此荼毒我，他們如何竟這樣的？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？」一面想，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。寶玉詫異道：「除了怡紅院，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？」忽上了台階，進入屋內，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著，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，或有嬉笑玩耍的。只見榻上那個少年歎了一聲，一個丫鬟笑問道：「寶玉，你不睡又歎什麼？想必為你妹妹病了，你又胡愁亂恨呢。」

寶玉聽說，心下也便吃驚。只見榻上少年說道：「我聽見老太太說，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，和我一樣的性情，我只不信。我纔做了一個夢，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大花園子裡頭，遇見幾個姐姐，都叫我臭小廝，不理我。好容易找到他房裡，偏他睡覺，空有皮囊，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！」

寶玉聽說，忙說道：「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，原來你就是寶玉？」榻上的忙下來拉住，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寶玉！這可不是夢裡了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如何是夢？真而又真的！」一

一語未了，只見人來說：「老爺叫寶玉。」嚇得二人皆慌了。一個寶玉就走，一個便忙叫：「寶玉快回來！寶玉快回來！」

襲人在旁，聽他夢中自喚，忙推醒他，笑問道：「寶玉在那裡？」此時寶玉雖醒，神意尚自恍惚，因向門外指說：「纔去不遠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那是你夢迷了。你揉眼細瞧，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。」

寶玉向前瞧了一瞧，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，自己也笑了。早有丫鬟捧過漱盂茶盞來漱了口。麝月道：「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：『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：人小魂不全，有鏡子照多了，睡覺驚恐做胡夢。』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，有時放下鏡套還好；往前去，天熱困倦，那裡想的到放他？比如方纔就忘了，自然先躺下照著影兒玩來著，一時合上眼，自然是胡夢顛倒的；不然，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？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。

不知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